

卷八十

書名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
 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
 年刊本
 撰者 明 丘濬 撰
 卷 卷八十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 明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5
 編號 C44918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1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
 論- 諸子- 45](#)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
 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臣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
 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
 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
 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
 之所論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
 主於行蓋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大學衍義補卷第七十九

大學衍義補卷第八十

治國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崇師儒以重道

周禮曰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三曰師以賢得民
四曰儒以道得民

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四曰聯師儒

葉時曰大宰繫民之九兩司徒安萬民之六俗而
皆以師儒行乎其中誠以師道不立則天下無善
人儒道不立則天下無正學

臣按天下不可一日無師儒之功然師必以儒
儒必以道然後可以立規矩於一時垂措範於
後世也彼異端衆技亦皆有師然師不以儒儒
不以道豈足以繫天下之心而聯天下之俗哉
此人君所以有志於三代之英而後大道之行
者莫不崇儒重道立為師表以正天下之人心
以成天下之治化

學記曰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
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
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

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陳澧曰嚴師如孝經嚴父之義謂尊禮嚴重之也
無北面不處之以臣位也

方慤曰嚴即尊也嚴師即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是
矣以一人之貴而師匹夫之賤以四海之富而師
環堵之貧此嚴師所以為難也嚴師者人嚴之也
人嚴其師則師道嚴矣師所以傳道故師嚴然後
道尊學所以為道故道尊然後民知敬學以神言
之故為尸則弗臣以道言之故為師則弗臣
大戴禮武王踐阼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

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
聞之則齊矣王齊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
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
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
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
勝義者凶凡事不彊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
者萬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而為戒書於席之四
端銘曰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不志
殷監不遠視爾所代几銘曰皇皇惟敬口口生敬口
生哈口戕口鑑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盤銘曰與其溺

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揀
也楹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
毋曰胡傷其禍將長牖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
祀皇天敬以先時劔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
德則興倍德則崩

朱熹曰周武王踐祚之初受師尚父丹書之戒曰
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
凶退而於几席觴豆刀劔戶牖莫不銘焉今其遺
語尚幸頗見於禮書願治之君志學之士皆不可
以莫之考也

臣按周武王之於師尚父欲有問焉則以師禮尊之而不敢處以臣位而師尚父知道之在己也亦不敢輕屈其道必以師道為尊忘其身之為臣而君之為君也君忘其身之為君以道在臣也臣忘其身之為臣以道在己也古之聖君其尊師者如此非尊其人也尊其道也以為不如是則不足以得其道不得其道則無以為治然不徒求之求之而得其言則又惕然恐懼而推演之以為銘焉用以朝夕警省欲其常接於目每存乎心而將以施之天下國家而為子孫

千萬世之貽謀也此無他予之者不輕受之者知重知所以重則不輕視之而兢兢業業惟恐不能保守而或失之也銘凡十有四今摘其辭語易知者如右

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輔相世代君長人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朱熹曰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

又曰達尊之說達通也三者不相值則各伸其尊而無所屈一或相值則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故朝廷之上以伊周之忠聖耆老而祇奉嗣王左右孺子不敢以其齒德加焉至論輔世長民之任則太甲成王固拜手稽首於伊周之前矣其迭為屈伸以致崇極之義不異於孟子之言也故曰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爵也齒也蓋有偶然而得之者是以其尊施於朝廷者則不及於鄉黨施於鄉黨者則不及於朝廷而人之敬之也亦或以貌而不以心惟德得於心充於身行於家推於鄉黨而達於朝廷者也曾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子思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孟子曰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師弟子間意見之相合固如此

又曰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醜類也德齊莫也能相尚也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程頤曰古之人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

欲自為尊大也。為是故耳。

朱熹曰：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任之也。所教謂聽從於已，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已之所從學者也。又曰：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而重，而以貴德尊士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輔黃曰：天地交而後萬物遂，上下交而後德業成。此自然之理也。世衰道微，君不知下賢，惟知恃勢以驕賢者，下不知自重，惟知自屈以諂時君，上日驕而下日諂，上下之情扞格而不接，德之與業渙散而無成。天下日趨於亂，而世俗猶以孟子為迂闊良可悲矣。

臣按道出於天德，得於人。人人皆有，初不以貴賤少長而有異也。但所稟者有偏全，所得者有先後，故齒之長者先得之，稟之厚者全得之。我雖有之，然或有所未盡，故於其齒之長而得之，全者尊敬之，而不敢慢；好樂之，而不敢踈。惟恐彼之不我親，不我告，而我終焉如此而已也。夫然則吾擁是虛器於臣民之上，則人將有負乘

之譏彼已之刺。何以成治功而保先王之基業。而貽厥子孫之孫。謀歟。此古之帝王所以尊德樂道而敬夫黃耆之老老成之賢。必先學焉。而後臣之也。噫。人君之尊德樂道如此。則凡得於聽聞觀感之下者。孰不敬賢而重道哉。以上尊敬師儒檀弓。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

鄭玄曰。尼父者。因其字以為之謚也。

陸佃曰。據左傳所錄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弔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不脩春秋之辭也。今記

修之如此。

陳澧曰。作謚者。先列其生之實行。謂之誄。大聖之行。豈容盡列。但言天不留此老成。而無有佐我之位者。以寓其傷悼之意而已耳。稱孔丘者。君臣之辭。

臣按。此后世追謚孔子之始。蓋孔子儒教之宗。師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者也。自哀公誄之之後。后世帝王屢加褒崇。尊其人所以尊其道也。哀死者所以示生者也。

漢高祖十二年上行自淮南還過魯以太牢祠孔子

臣按高祖不事詩書之主得天下之初其於他神不見有所尊敬而於孔子獨以太牢之祀祀焉蓋孔子萬世帝王之師人心之有天理者自然為之起敬蓋秉彝好德之良心也漢四百年之治所以幾於三代者蓋祀魯一太牢之效耳

元帝時孔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奉孔子後

臣按後世封孔子子孫俾奉其後者始此

梅富上書于其君曰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散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

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以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為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平帝元始初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追封孔均為褒成侯

臣按此孔子謚宣之始

光武建武五年幸魯使大司空祠孔子

章帝元和二年東巡守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人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語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

於鄉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賜棗成侯損及孔氏男女錢帛

臣按昔人有言古人建立學校未嘗不以祀禮為先也高皇帝雖在控德猶能脩其祀於過魯之日武帝興學校而獨未聞釋奠之禮焉明帝行鄉飲于學校祀聖師周公孔子初似未知所以獨宗宣聖之意至永平十五年幸孔子宅祠仲尼章帝安帝皆幸闕里祠孔子祚六代之業

則所以崇文重道者至矣使當時儒學之臣能以古人釋奠之禮而推廣之則又何以加焉

魏文帝黃初二年詔曰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教化乎洙泗之上于時王公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脩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大師而正雅頌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咨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脩衰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頌之聲四時不覩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百世必

祀者哉。其以議。卽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為室屋。以居學者。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詔曰。弘我王化。在乎儒術。能發此道。啓迪含靈。則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所謂自天攸縱。將聖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經。美政教。移風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入到于今。受其賜。不其猗歎。年祀漸遠。靈光益彰。雖代有褒稱。而未為崇峻。不副於實。入其謂何。夫子既稱先聖。可追謚為文宣王。

臣按文宣王之謚始此

五代周太祖幸曲阜。謁孔子祠。既奠。將致敬。左右曰。仲尼人臣也。無致敬之禮。上曰。文宣百代帝王。師得無拜之。卽拜奠於祠前。

胡寅曰。孔子大聖。途之人猶知之。豈以位云乎哉。如以位固。異代之陪臣也。如以道則配乎天地。如以功則賢於堯舜。斯臣也。當周太祖時。以拜孔子為不可。則當石高祖時。必以拜奠。丹為可者。是故君子有言。天下國家所患。莫甚於在位者不知學。在位者不知學。則其君不得聞大道。淺俗之論。易

入義理之言難進。人主功德高下。一係於此。然則學乎學乎。豈非君臣之急務哉。

宋真宗咸平三年。幸曲阜縣。謁文宣王廟。帝服韠袍。詣廟酌獻。廟內外設黃麾。使孔氏家屬陪列。初有司定儀止。肅揖。帝特再拜。又至墓。奠拜。追謚曰玄聖文宣王。先是。詔有司。檢討漢唐。崇宣聖故事。初欲追謚為帝。或言宣父。周之陪臣。周止稱王。不當加帝號。故第增美名。乃按春秋。演孔圖及莊子之言。加以玄聖。其後又以犯聖祖諱。改至聖。

臣按宋真宗幸闕里。奠孔子。有司定儀。註止肅。

拜帝不從。特行再拜禮。可謂知禮矣。然不服玄端。而用韠袍。況其所以至聖人之居者。乃為封禪之故。非誠也。其所加謚者。用緯書異端之說。至其改謚。又因黥卒所言妖妄之神。而避其諱。要皆非禮之禮。心既不誠。名又不正。聖人在天之靈。其肯受之乎。且孔子所以為萬世帝王之師。所重在道。而不在爵位名稱。曰王曰帝。有與否。皆不足以為吾聖人之輕重也。

元武宗大德十一年。制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

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朕纂承丕緒敬
仰休風循治古之良規率追封之盛典可加大成至
聖文宣王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尊
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

臣按孔子為儒道之宗萬代綱常之主上焉而
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賴之
以明不有孔子之六經則所謂十聖人者世之
人或不得其詳者矣孔子以身立教以言垂
教使天下後世知有彝倫之理中正之道君子
得以聞大道之要小人得以蒙至治之澤一皆

吾聖人作經垂訓之功也。是以帝王有志於盛
德大業者固皆宗重其道則雖幼冲之君如漢
平帝不學之主如周太祖夷狄之酋如元武宗
皆知所以崇重焉可見天理之在人心其所以
秉彝好德者初不間於智愚賢不肖與華夷也
矧夫聰明睿智之君而處夫崇高富貴之位且
又當夫重熙累洽之時可不知所以崇重之哉
雖然與其崇聖人以虛名孰若遵聖人以實理
唐玄宗謚聖人以文宣似矣然而應聚瀆倫聖
道安在宋真宗加聖謚以至聖似矣然偽作天

書聖道如何臣故曰與其崇聖人之虛名孰若
遵聖人以實理以上褒崇先聖

魏齊王正始七年始以顏回配享孔子

臣按此後世以顏回配享孔子之始

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左丘明等二十二入從
祀孔子廟堂

臣按唐太宗詔以諸儒從祀孔子皆其有功於

聖人之經者也卜子夏毛萇有功於詩左丘明
穀梁赤公羊高有功於春秋伏勝孔安國有功
於尚書高堂生戴聖有功於禮王輔嗣有功於

易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子慎
王肅賈逵則通有功於諸經者何休杜元凱范
甯則又有功於三傳者然子夏在十哲之列而
此又列之者是時七十二子雖列像廟堂未得
享祀惟子夏以有功於詩得在從祀之列至開
元七年七十二子始從李元瓘請得從享祀
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謚孔子為王乃贈顏子為公
閔子等九人為侯魯參等七十六人為伯

臣按此後世追贈孔門弟子為公侯伯之始

宋真宗咸平三年追封兗公顏回為兗國公費侯閔

損等九人為公。邴伯魯參等七十六人為侯。又詔封左丘明等二十一人俱為伯。

臣按此後世從祀諸儒有封爵之始

神宗元豐七年。以孟子同顏子配食宣聖。荀況楊雄韓愈從祀。

臣按此後世以孟子配享孔子之始

徽宗大觀二年。詔躋子思從祀。

政和三年。封王安石為舒王。配享臨川伯王雱。從祀。

臣按宣聖廟堂乃大公至正之所在。豈容一毫私意於其間而姦黨之徒乃敢欺天罔聖以欲

翼其惡黨以為自己姦利之地。時君可欺而聖

人在天之靈其可欺乎。徽宗燭理不明而為姦

黨所蔽。雖曰褒崇安石而不知適所以彰其莫

大之惡而增其極惡之罪也。

理宗淳祐元年。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子後不得

其傳。至我朝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力踐深探

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

明辯。表裏混融。使中庸大學語孟之書。本末洞徹。孔

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詔令學宮列諸從祀。以示崇

獎之意。又以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

言不足恤。為世罪人。豈宜從祀。

景定二年。皇太子言。乾淳間。文公朱熹與宣公張栻。成公呂祖謙。志同道合。切思講磨。擇精語。詳開講。後學誠有。功於聖門。三臣者。俱嘗被詔。追褒兼准御筆。秩熹于從祀。如栻如祖謙。宜升從祀。詔從之。

度宗咸淳三年。始以顏回曾參孔伋孟軻並配孔子。元文宗加顏回為兗國復聖公。魯參鄒國宗聖公。孔伋沂國述聖公。孟軻鄒國亞聖公。是歲始以董仲舒從祀。

臣按自禮經有釋奠于先聖先師之說。唐貞觀

中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有功於聖經。以為先師。從祀先聖廟庭。至宋神宗。進荀況楊雄韓愈于從祀。此三人者。其功又不專於一經。其後徽宗以王安石配享。及祀王雱。雖是群姦私意。然亦以其有作三經義之功。理宗崇尚理學。列周惇頤等七大儒于從祀。後又兼秩司馬光邵雍。蓋以此九儒者。重明聖道。俾大明于世也。夫自唐人列祀諸儒。如荀況之性惡。楊雄之誑身。王弼之虛無。賈逵之識緯。戴聖之貪殘。馬融之荒鄙。杜預之短喪。多得罪聖門者。其間純正如

董仲舒者顧不得侑食至于元天曆中始秩祀
焉我

聖祖開國之初首去楊雄之祀正統改元用言者
從祀吳澂後又以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列在從
祀此數儒者皆於經有發明之功故特祀之夫
從祀於孔子之廟堂者必其人於孔子之道有
所合而無所愧然後可以與焉不輕與之所以
重其事重其事所以重其道也以上言褒
祀先儒

文王世子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
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奉秩常節禮也祭先聖先

師焉

陳皓曰天子視學之日初明之時學士擊鼓以徵
召學士蓋警動衆聽使早至也有司教詩書禮樂
之官也

臣按天子之尊不輕舉動惟於學宮時常臨視
雖曰以舉賢斂才而實以崇儒重道也

漢明帝中元元年初建三雍親行其禮天子冠通天
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袒割辟雍之上尊
養老更饗射禮

唐高祖武德七年幸國子學親臨釋奠

太宗名天下。純儒者皆德以為學官。數臨幸觀釋菜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以帛。廣學會千二百區。

宋太祖建隆元年正月幸國子監。二月又幸。四年四月又幸。

太宗端拱元年幸國子監。將出。顧見講堂左右博士李覺方聚徒講書。詔覺講易卦淳化五年。又幸國子監。召孫奭講堯典說命。

哲宗元祐中幸國子監。詣文宣王殿行釋奠禮。御端化堂。命祭酒豐稷講尚書無逸。

臣按哲宗視國學。或謂呂大防曰。祖宗視學。非

有爵命之賞。則有金帛之賜。今皆無之。何也。大防曰。古者天子視學。蓋常事也。德意在焉。小惠何定道哉。吾固欲天子特一幸。金帛之賞。後日何可繼也。政恐惜費而止耳。大防此言可謂至論。蓋天子視學。所以崇儒而重道。非但以為美觀而已也。蓋學校禮義之所在。聖賢道德之所宗。萬乘所以必親臨之者。所以崇儒道。敬先師。作興人材。以為世道之故。而或者乃欲望爵祿之賞。金帛之賜。何所見之小哉。蓋君子之所重者。道義也。小人之所嗜者。則在於祿利焉。荷君

之恩付我以師儒之任兢兢然以不稱厥職為懼賴

主上之寵靈以先賁我學宮崇重乎師道而吾之所感荷者雖九錫之榮萬鎰之富不足以彷彿之矣一階半級匹帛錄金焉能為有亡哉萬君恩以吾教訓之有方講論之明切而有錫焉受之可也我

聖祖初得天下首建大學
車駕屢臨幸焉

列聖相承率循是道命坐賜茶兼有衣幣之賜

錫以重書以勉勵我師生者諄切詳悉往往勉

以聖人為學之道期以帝王作人之效用錄于

梓士子入學之初俾之莊誦佩服士習丕變人

才彙興有由然哉

以上視學

以上崇師儒以重道

大學衍義補卷第八十



所化
圖研
書究